

晨游红渡村

■ 张有珉

鸟儿啾啾唤醒一夜酣睡，清风薄雾游走青山屏障下的红渡村。

农家小院内，玫瑰、蔷薇、牵牛花在各自角落悄悄开放，带露的芬芳，混着山野氤氲的水汽，沁入心扉。

走过清凉的石阶看攀缘的凌霄，扶着栅栏凝视茂密的苏铁，靠墙跟抚摸锈迹斑斑的犁铧。

这不就是久违的故乡吗？

雾气从大乌江升腾而来，绕过小菜地、苞谷林，遮住了层层盘旋的梯田。顺着木栈道往左，雾气汇聚到山腰至山巅，化为风、变作雨。云里雾里，这乡村的宁静只有早起的人和树木知道；风里雨里，这劳作的甘苦也只有勤劳的人和庄稼知道。

跟着雨雾游走，扶栏杆往下走一段距离，闻水声哗哗停足，始知雾者，乃大自然最高明的画家。颜色的浓淡，经她调剂，顿然层次井然：淡淡山、浓浓树、远远村、实实岩。洗耳恭听自然，天籁祥和静谧。

前行上坡，路边树叶柄与别的绿有所不同，果然是红色，抬头即有鸟名“红炉轩”，边上自百科介绍：乌江红炉，落叶灌木……立秋之后，层层尽染，一曲《红炉红》，唱红了乌

江。可不是么？眼下才是初夏，这叶柄的红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。

刚才的水声越来越远，“听水轩”探头往右下方看，溪流淙淙从雾中而来，亦有介绍：不管是当年开垦红渡梯田的屯军官兵，抑或是后来在此耕作的村民，劳作之余在清澈的山泉洗涤尘埃。上岸之后于林荫中，听水之吟，瀑之唱，劳顿立消。

水在身边了，瀑呢？

继续上行不到百米，果然有瀑在路右轰鸣。

顺着山沟，有一块平地，大石堆迭，三面环山，有清泉三大股分小股注入水潭。扶路边一棵木杉，跳跃三四步下到瀑布边。青山，绿树，白瀑，碧潭，是极佳的淡彩山水。

禁不住流连起来。坐潭边，攀磐石，呼吸之间，果然神清气爽。

原来这山水之乐，书中看来的还是过于书卷气了。大自然的造化，给了红渡村钟灵毓秀的山水。站到“归来亭”，不觉雾气渐散，已成山巅的云彩。只见这云彩在山前围绕，青山岩洞有清泉哗哗流下，流过公路桥下，流过红渡人家，奔乌江而去。

眺望红渡梯田，层层叠叠，接天而去。数不清有多少块。

晨游乡野，真正怎一个爽字了得？

花溪的夏天

■ 庞新

生活在闹市的人现在去郊游花溪，总爱奔向花溪各处的大自然中，享受那里山山水水的原生态气息。

汽车向磊庄方向行驶1公里后右转，道路两旁高大、粗壮的梧桐林向远方伸展开去，几十年生长起来的茂密梧桐树枝叶，现在大道上方已经形成宽敞高大的拱顶，把道路上空几乎全部屏蔽，汽车就像进入一座静寂的童话故事般的“绿色隧道”！

走出“绿色隧道”后眼前豁然开朗，全国青少年活动贵州营地被四周群山怀抱，宽阔的绿色草坪广场直通眼底，绿得沁人肺腑。

绿地下方土坡下是一片湖泊，安静的湖面上铺满了翠绿色的浮萍。湖面上大片安静的浮萍就像四周大山的绿色在水中倒影。我们久久地看着湖面上的浮萍，耳旁感觉像是响起青蛙“呱呱呱”的阵阵叫声，想起了少儿时代居住在贵阳市郊老屋黄家井附近的池塘……

“黄金大道”源于花溪河畔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。每年从夏天到了秋天，道路两旁浓密的梧桐树叶颜色逐渐由绿变黄，再由黄变红。特别是到

■ 邓有民

明明是大自然的山水，古人偏偏要泼墨成一幅画。这倒也罢了，因为图画毕竟还是诉诸于眼目的。可是，山水还可以用耳朵来听，一曲《高山流水》古往今来就陶醉了芸芸众生，其中知音的故事传颂千古，感人至深。这音乐倒也罢了，还属于耳目可以感受的范畴。所谓“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无穷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谁知这山水竟还可以用心灵去感受，营造出诗歌的意境来。甚至还能够抽象出哲学的思辨——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那一年旅行是坐大货车去桂林，正当桂林旅游炒得火热的时代——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几乎是家喻户晓。但我到了一看便觉得“不过如此”，现在能够记起来的好像只有象鼻山，还有就是阳朔了。因为桂林的山水与我家乡的山水实在相差无几。我印象较深的是在游轮上导游小姐指着对面的一幅巨型山壁问游客：“看到那上面有几匹马的形象吗？”她还说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，那上面一共有九匹马（指石壁上自然纹路形成的似马的图案），谁看到的马越多就证明越有智慧。后来，我也去了很多地方，才知道这种包装的技巧普遍适用，诸如：神女峰、狮子岩、卧佛山、仙人指路、猴子探海……不胜枚举。原来，这自然的山水不如人文的山水更能吸引游客啊。当我又去了泰山、黄山、庐山、华山、嵩山、梵净山……还到了西湖、太湖、洞庭湖、千岛湖、嘉兴南湖，以及长江、珠江、湘江、嘉陵江、黄河、淮河、秦淮河……才知道名山大川原来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。自然地理的山水就像一个人的外貌形体，人文历史才是山水内在的灵魂呢！

我曾经在一所乡间中学教书，那

制，人畜饮水相当困难，尤其枯水季节，更是恼火得很，要走七八路去挑水。熊兴隆老人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，而且，路很难走，坎坷崎岖不说，还很狭窄，是那种几十厘米的“毛狗路”。有时候还要半夜三更地去“守水”，才能挑到一担水。见此情景，村里在省城工作的熊堂莹搞来人饮项目，但国家补助的资金不够，需要村里人集资。定全老哥知道后，大力支持，带头捐资500元。这个数目，在20多年前，就是定全老哥这样的县级干部，每月也才千把块的工资，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啊。

一句话，定全老哥这人，穷苦出身，为人好，心好，爱帮人，村里人提起他，没有不翘大拇指的……

熊兴隆老人生动形象的描述，让我未能一睹坊定全老先生风采的遗憾顿时少了几分，并对老人有了大致印象，不虚此行。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爱国爱乡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源远流长，蔚然成风。古往今来，无论高贵，还是卑微，无论为官，还是庶民，无论远走天涯，还是留守桑梓，乡愁，总是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美好情愫。

走在化龙平坦整洁的街面上，清风拂面，春和景明，氤氲氤氲的光影中，仿佛情系桑梓，梦萦魂牵，乡悠悠悠的杨定全老先生，迎面而来……

桑梓情怀

■ 刘毅

没想到，年逾古稀的熊兴隆说起老邻居杨定全，居然思路清晰，滔滔不绝。

杨定全是我准备采写的主人公，遗憾的是，耄耋之年的杨老先生早已离开故土，定居安顺，一是联系不上，再则年事已高。于是，只好赴杨老先生老家化龙村，间接采访其乡邻故旧，儿时伙伴，以期于漫长的岁月长河中，打撈其在故乡的人生轨迹，采撷一两朵掩藏于时光深处的生活浪花。

熊兴隆老人谈兴甚高，我有点儿悬着的心，这才慢慢放了下来。

定全老哥是我们化龙村大井组人，稍事寒暄，脸庞红润，精神饱满的熊兴隆老人，端起面前的茶杯，轻轻呷了一口，打开了话匣子：他比我大10多岁，虽然年龄差距有点儿大，在一起玩耍的时间不多，但我们两家是房前屋后、坎上坎下的老邻居，他在家里咳一声，我在屋里就听得清清楚楚，早上不见晚上的见。我记得，他母亲做粑粑卖，推豆腐卖，粑粑很香，豆腐鲜嫩，有劲道，好吃。做粑粑推豆腐，起早贪黑，很累人很辛苦不说，还要烧大量柴禾。所以，杨老哥头十岁的样子，就帮着家里做事，主要是上山砍柴，一捆一捆地扛回家，天热的时候，背上常常汗津津的。柴砍多了，家里烧不完，他就扛到街上去卖，赚点儿辛苦

■ 向笔群

德江是中国著名的“傩戏之乡”。傩戏在德江叫“傩堂戏”。傩戏在德江不仅源远流长，而且保存十分原始和完整，被誉为“中国戏剧化石”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德江傩戏在稳坪，稳坪素有“傩戏之乡”的美称。

前几年，一个民族文化研究项目——贵州土家族风俗风情文化由我主持。开题时，一位德高望重的陈姓老专家提醒我：“你一定要到德江搞一次田野调查，一定要把傩戏纳入研究计划……其中有很多文章可以做！”因为这位老专家这次的提醒，我开始关注起德江傩戏。

为此，我专门到铜仁贵州侗文化博物馆普及有关侗文化知识，当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侗面具时，我被震撼了，那种形态各异、表情复杂的面具，包孕多少代人文化因素，让人感到神秘与惊讶。

傩戏又叫傩面具戏，汉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都有傩戏。德江傩堂戏又称傩戏和傩坛戏。当地土家人叫“扛神”。其实它是一种佩戴面具表演的古老宗教祭祀戏剧，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民间风俗文化活态，

■ 刘佳跃

插秧之际，大哥打来电话，说今年家里买了“犁田机”，不用咬着牛犁田把地了，过去打整一亩田要四五天，现在一天就能“伺候”完，让我不要操心田里的秧“点”不下去。

因为在外地工作，很多年没回去帮着侍弄庄稼了，大哥此番来电，激发了我想要回去一睹“铁牛”犁田的冲动。

回到家，大哥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关不住。他说，不光是咱们家买了“犁田机”，村里很多人都买了，为了让各家各户熟练操作机器，镇里农机站的同志还挨家挨户上门培训，从机器的构造、如何给机子加油、如何操作等等，讲得一清二楚。光动嘴讲怕乡亲们不明

■ 潘洪云

小学毕业6年后，我又回到了母校任教至今。平日里，吃住在校园，学校成了我的第二个家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有一间亲爱的小屋。

从教学楼一楼到三楼（顶层）走廊，向右拐个弯再走几步楼梯即到我的小屋，一分钟不到，不费劲，显得非常素净，就像天空一样，让人毫无压抑感。窗和门正对着，占了墙面的一半，两块玻璃透

钱，补贴家用，懂事得很。常言说：天干饿不倒生意人。杨老哥母亲有一手做粑粑煮豆腐的“绝活”，薄利多销，和蔼热情，生意相当地好，利润虽然不高，但细水长流，源源不断，就厉害了。在我们化龙村，算得上股实人家，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家滋润，正因为家境较好，定全老哥一口气，读了6年私塾，相当小学毕业。那时，能读6年书的娃娃，别说我们村，就是四邻八寨，也是很金贵很稀少的。当时，许多人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都没想到，读这6年书，日后能排上大用场。因为，山里人读书的想法，很简单，也很实际，那就是，认得个例正，不做“睁眼瞎”，就可以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6年私塾，却为定全老哥日后冲出化龙，飞出大山，插上翅膀。当然，这是以后，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事儿。

具体是哪一年，哪一月，哪一天，日子太长，我真的记不得了。但我清楚地记得，定全老哥是骑着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，去县里参加工作的，马头上，系着个红色的结，胸前戴着朵纸扎的大红花，喜庆得很，送行的乡亲们，黑压压一片。为哪样记得这样清楚？那时候，我们这里不通公路，除了走路，骑马是最体面的出行方式。而且，能端上公家的饭碗，还直接到县里去当干，当时是山沟沟飞出金凤凰，名声不小啊！

定全老哥去哪个单位上班，具

体于什么，大伙不大了解，好像也不大在意，只知道他在县里越来越出息，步步高升，直至当上县委副书记。后来，又当县委书记。再后来，说是当上了某地区人民银行行长……说实话，定全老哥干得怎样？有哪些政绩，我不了解，也不懂，村里人知道的是，定全老哥虽然官做得大，但总惦记着村里人，还是在家时的样子，和乡亲们不生娃娃，不甩架子。回村时，一下村街，一个哈哈两个笑，主动跟村里人打招呼，碰见会抽烟的，就装支烟；遇到妇女小孩，要么大娘，要么嫂子，叫得甜甜的。小娃儿爱稀罕，凑热闹，屁颠屁颠地迎上去，他也不嫌烦，随手从兜里摸出三两颗水果糖，直往他们手里塞，娃儿们围着定全老哥，一路跑，一路笑，高兴得跟过节似的。如果说有人觉得，这是做给别人看，面子货，那我给你讲个实打实的事儿，你就明白了。

一次，村里有两人去县城，找到定全老哥家里，求他帮忙办事，事办好了不说，他还在家里请他们吃饭，吃了饭不说，还留他们在家住宿。你知道的，那些年，城里住房紧张，加上个人条件等原因，许多从农村出去当干的人，到你家里去，吃顿把饭，问题不大，但很少有留宿的。更感人的是，定全老哥虽身不在化龙，心却挂着重村里的事。

我们化龙村由于地理条件限

千百年来经久不衰。

稳坪傩戏是我的学术团队田野调查的重点个案。稳坪镇位于德江县城东南部，地处乌江沿岸，东邻桶井乡，西接青龙镇，南接荆角乡，北与共和乡接壤。是一个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乡镇。从地域因素来考察，稳坪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，同时又在乌江沿岸。相对文化而言，地域封闭性往往都会保留其文化原始性，相对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比较小，具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。

2012年一个夏天中午，我带着团队一行5人来到稳坪。根据我们了解，稳坪保存傩戏最好是何家寨。这里傩戏流盛行，目前仍有傩戏艺人200多人，侗具300多套，服装300多套，傩戏文书（剧目）几百本。这些资料，足以证明稳坪傩戏的兴盛与薪火相传。

何家寨和其他土家族寨子建筑没有多少差异。木结构的吊脚楼木房子，在古朴的乡风中熏染出历史痕迹与沧桑。这里与武陵山区其他

稳坪傩戏

山寨一样，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。寨里只留下老人和小孩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青壮年留守家园。古朴中凸显出一种现代生活的痕迹。

当他们听我们说来调查傩戏，一名何姓老人兴高采烈地从寨里召集5位六七十岁的老人，拿了一些道具，聚集在他家院子里表演。尽管动作显得有些笨拙，但是唱腔还算圆润，那种古老的底色依然存在。我就问老人们：“你们这里还常常表演傩戏？”“一般在安葬、小孩过关、老人寿诞、逢年过节才表演……平常都是我们几个老人自娱自乐！”

听到老人们的话，我百感交集。据老人们介绍，稳坪的特色傩戏为“全戏”，一般分为“半堂戏”和“全堂戏”，主要曲目有《上刀梯》《开红山》《剝笋》等，戏中一些绝活至今任是未解之谜，如《开红山》《上刀梯》等。稳坪傩戏剧目之繁多，完全超出了我以前的想象。稳坪的傩戏有它的特色与魅力，表现一个地域人们在遥远时代

铁牛犁出幸福田

白，农机站的干部们还下田手把手地教，还索性把每个集中连片水稻种植点的路都修整硬化了，方便村民把“铁牛”引进田里。

记忆中，过去栽种水稻采用的都是传统的耕牛耕，犁铧犁，牛在前面走，人扶着犁在后面翻土，一天下来累得脚酸手软，早出晚归，五六天耕不完一亩田。遇上牛不听使唤的，在田里横冲直撞，十天半月一亩田耕不完是常事。为了不耽误农时，那时父母带着我们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母亲煮些土豆、烙些苦茶把粑带到田里，中午随便对付一下就算是吃中饭了。

亲爱的小屋

的青山和白云，在书柜里静默不语。

窗外，一户户乌瓦青砖、木柱廊檐的农家小院，宛如一幅错落有致的黔北水墨画尽收眼底。春种一池碧玉，秋收万两黄金，阳光洒满田野，温暖着每一个忙碌的农人。

出了门站在走廊上，远山如黛，逶迤绵亘，一阵微风吹来，校园里四季桂的花香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。孩子们在操场上嬉戏玩乐，仿佛又把我带回那个快乐的童年，

在成了各家各户增收致富的“金土地”。

在田里，大哥大嫂忙得不亦乐乎，大哥在“吆”着“铁牛”热土翻飞，大嫂在后面挥舞着锄头将土块捣碎，侄儿侄女在往田里灌水。从山脚到山顶，一块一块梯田次第延伸，从空中俯瞰，排列有致的田块犹如一面明净的镜子泛着点点波光，乡亲的身影点缀在夕阳余晖里。梯田的上方，摄影爱好者们放飞航拍器，梯田美景尽收眼底。

一群远方来的游客正在搭帐篷，一群摄影发烧友正在找机位，他们将在梯田观景台住下来，看夕阳落下梯田的样子，晨曦微露时的震撼瞬间，农人吆喝“铁牛”划过黑土地时的动人剪影，倾听一个村庄“铁牛”犁开幸福田鼓了腰包富了脑袋的铿锵旋律。

这就是我亲爱的小屋，陈设简单，却给我一种归属感，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得以偏安一隅。静以修身。

夜晚时分，整个校园显得十分静谧，凭栏望月，总会让人勾起无尽的回忆和思绪，常常让人多愁善感，我去而复返，陪伴了一拨又一拨的孩子，这些孩子今后会回来吗？在操场上追逐嬉戏的场景他们可曾忘记？老房子上空那缕缕炊烟他们是否记得？我轻推房门，回到我的小屋，一盏灯照亮了我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

这就是我亲爱的小屋，陈设简单，却给我一种归属感，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得以偏安一隅。静以修身。

我曾经在一所乡间中学教书，那